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春子的南京

（朝鲜族）金革 / 著

（汉族）靳煜 / 译

作家出版社

春子的南京

（朝鲜族）金革 / 著

（汉族）靳煜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子的南京 / 金革 著; 靳煜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11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212-0293-9

I. ①春… II. ①金… ②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5648号

春子的南京

作 者: 金 革

译 者: 靳 煜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97 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93-9

定 价: 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

没有任何正式的记录、文本和痕迹
被关在哭哭啼啼的房间里

我们要做的就是
更名改姓
被太多的人蹂躏，无法行走，也不得不去做

那就是我们每天重复的事情
钻进“洞”里，钻进“洞”里，钻进“洞”里

我们得到的却是
霍乱、梅毒、结核病、心脏病、抑郁症

留给我们的只有
无法抹去的冲击，没有子女、没有房子的空荡荡的子宫

我们的名字是
慰安妇

.....

——节选自在日本大使馆门前举行的集会中，
慰安妇幸存者所吟诵的诗

目 录

第一部

“少爷”自鸣钟	3
春天的证言	27
鹿沟惨案	50
花坟	73
月夜弥撒	87

第二部

坠入隧道	99
招女工	108
绿色恐怖	123
地狱之宴	136
硫磺池	145
来不及吹的笛子	154
血雨	162

第三部

春子的南京 179

哭春的猫 192

黑白记忆 197

结实的烟袋锅子 207

我们的时间 217

解说 为了消除对象化和边缘化装置的钥匙 225

后记 尚未绽放的花朵与挽歌 241

第一部

“少爷”自鸣钟

漆着黑色的茶几上摆放着几个茶具。

茶几旁的茶壶里，水快开了。

春子（はるこ）穿着燕子羽毛花纹的和服，跪在茶几前。

在春子的周围，蜷缩着几只猫。

这些猫就像日本的传统版画浮世绘中的那样，一动不动。

水开了，往茶壶里斟满了水。

水珠发出轻快的声音，流到茶壶里。

水声引来小猫好奇的目光。

温壶预热，再将茶壶中的水注入茶杯，温杯后即弃之于退水器中。

将袖口挽起来，用一只手把放在竹筒茶罐里的茶叶倒了出来。

茶杯热了，将水倒一部分，等着茶水煮沸。

无论是人，还是猫，都一动不动。

虽说要消耗很长的时间，但等待的时间并不单调。要根据茶叶和天气状况，调节煮的时间，煮出最适合当天的茶。忙于这一切，根本无暇感到枯燥。

干巴巴的茶叶在茶壶里开始变成青色。

一时之间，房间里氤氲着芬芳馥郁的茶香。香气从铺着榻榻米的地板蔓延到贴着壁纸的墙，又延伸到天棚，并且透过拉门，传到

走廊里，无处不在。

端坐在那里的爷爷肩膀动了一下，八字胡仿佛也跟着动了一下。

一只猫直起了身子，用前爪子踩着榻榻米，抻了抻懒腰。

春子打开了壶盖。

茶叶在茶壶里散了开来，春子又把壶盖盖上了。这声音又惊动了猫，它们又把耳朵竖了起来。

用棉毛巾把住茶壶，开始倒茶。

倒茶也有讲究，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免得水珠溅出来。

淅沥沥。

水声悦耳。

据说陶醉于茶水声也是茶道的一部分。

仿佛懂得茶道，小猫的红耳朵也竖了起来。

春子又拿起了茶壶。

为了避免热气熏到茶壶，春子转换手的方向，把茶杯轻轻放到桌子上。手腕得弯到什么程度，茶杯与茶壶的位置都是有讲究的。想着师傅的教导，春子把茶壶放到爷爷面前。

而后，春子抬眼看了看爷爷。

爷爷用右手大拇指捋了捋胡须。虽说动作有些夸张，但力求庄重，爷爷讲究这个。

爷爷提起了茶壶，茶壶倾斜了。

茶香飘满房间，爷爷品了一口茶。春子笑着看爷爷，嘴角边的酒窝可人。

“呃嗯。”

爷爷发出了满意的呻吟。

“爷爷，我都说过了，喝茶的时候不要出声。”

春子跟爷爷撒起娇来。

“喝茶的时候，姿势要端正，不要直视对方，要低调，要等对方说完话，再去接话，手要平放，喝茶的时候，不能出声。”

春子对学到的茶道如数家珍。

“可是喝了才发现，这茶闻着香，喝起来却不怎么样，春子公主。”

爷爷故意皱着眉，看着孙女。

“这是中国的普洱茶。”

爷爷的胡子在动。

“中国茶？为什么是中国茶？”

“是特地从中国寄来的。”

春子给爷爷看贴有中国商标的茶叶包装纸。

“据说是受到清朝乾隆皇帝青睐的茶，乾隆皇帝是中国皇帝中最长寿的皇帝。爷爷，我也祝您健康长寿。”

春子跪着，绕茶几一圈，来到爷爷面前。

“虽说看起来有些粗糙，但据说普洱茶能治哮喘。爷爷您不是气管不好吗？您该戒烟了。”

春子噘着嘴，抢下了爷爷的烟袋锅子。

爷爷呵呵笑着，没说什么，只是抱过躺在他脚边的一只猫，抚摸着。

爷爷的房间里有很多猫，足有十几只。

这些小猫都是土生土长的猫，白底黑色斑点，尾巴又短又粗，脑袋是三角形的，大耳朵。

爷爷爱抚地摸着小猫的头，眼神是温柔的；看着春子的眼神同样是温柔的。

爷爷的烟袋锅子看起来就像锤子，经年累月，变得很光滑，就像骨头。虽说磨得已不成样子，但是烟袋锅子上分明刻着字，是两个字，一个是“金”字，另一个磨得掉了几画，已经看不清了。

“烟袋锅子上刻的什么字呀？”

春子看着烟袋锅子上的字，问道。虽说经常看到爷爷叼着烟袋锅子，但是，烟袋锅子上刻着字，春子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烟袋锅子比你的年龄还大。”

爷爷答非所问。

“我是说字，烟袋锅子上的字。”

“比你妈妈的岁数都大。”

爷爷长舒一口气，说道。仍然是答非所问。

春子双手捧着烟袋锅子，还给了爷爷。

爷爷又叼起了烟袋锅子。由于孙女总念叨，爷爷不敢抽烟，只是叼着空烟袋锅子，过烟瘾。

“爷爷，您真可爱！”

看着爷爷犯了烟瘾，猛吸烟袋锅子，春子不禁哑然失笑。

“今天住一宿再走吧，我的公主殿下！”

爷爷拿下烟袋锅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行，我得回去，功课落得太多了。”

“走得这么急，干吗要回来？”

爷爷的脸沉了下来。

“我都玩了一整天了，还示范了茶道，很开心的，爷爷！”

春子搂着爷爷的脖子，在撒娇。

“我好好学茶道，再来看您。”

春子就像哄小孩似的，在哄爷爷。

春子看着爷爷，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仿佛读懂了春子的心思，爷爷问道。

“啊，没有，爷爷！”

春子终于忍住都到嘴边的话，为了掩饰，她抱起小猫，用脸颊紧紧地贴着小猫的头。看着小猫圆溜溜的眼睛，春子喃喃道：

“小猫咪，替春子照顾好爷爷。”

脱掉和服，春子换上了平时穿的衣服。

喵！

脚边的猫哭了起来。

“尽管有些苦涩，您也喝吧，这是普洱茶，据说对治疗哮喘好。”

看着爷爷起身送自己，春子再次嘱咐道。

春子能感觉到爷爷像猫一样犀利敏锐的目光一直在目送她。春子走出院子，走出了家门。

摆脱了爷爷的目光，春子赶紧拨打手机，呼叫心上人。

春子看到站在首饰柜台前的他，他足足比一般人高出一头，很显眼，很帅气。

“等久了吧，钟赫君。”

尽管人群熙熙攘攘，游客如潮，但是春子全然不顾，在钟赫的脸上亲了一下，安抚等得焦急的对方。春寒料峭，钟赫的脸很凉，春子用双手给钟赫捂热。

“爷爷高兴不？”

钟赫先问了爷爷的反应。

“嗯。”

春子捧着钟赫的脸颊，啾啾着说。

声音就像是从小舌头下面发出来的，非常细小。

“说了咱俩的事儿吗？”

“还没……”

春子的声音更小了。

“我出来得匆忙，爷爷有些伤感，我真不孝。”

春子有些提不起兴致。

“咱们去温泉吧，由你带路。”

看着春子的脸色，钟赫赶紧转了话题。

钟赫来自中国边陲延边的最高学府，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留学，是文学系博士生，春子是同系的后辈。

很符合文学系学子的身份，二人的相遇颇为浪漫。

钟赫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却是只知道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春子只比他小一岁，也算是老姑娘，还是春子先抛来了橄榄枝。

在大学校园的荷花池边，钟赫第一次遇见了春子。

那一天，钟赫在荷花池边发呆。秋意渐浓，水面上漂着散落的银杏树叶。枯黄的树叶仿佛在进行水葬，慢慢漂浮在荷花池上。由于树叶凄凉地离开，美丽了一个夏季的池子显得有些狼狈。

这个荷花池的名字叫“三四郎”，名字源自被誉为“日本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的小说《三四郎》。

金钟赫的硕士学位论文是有关中国文豪鲁迅和“日本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的比较研究。来到东京大学后，钟赫仍然在从事对夏目漱石的研究。

钟赫深深地痴迷于这位由日本媒体评选出来的“千年来日本人最喜爱作家”榜首的夏目漱石。

钟赫经常光顾这个荷花池。有时候坐在池子旁边的岩石上看书，有时候则沿着荷花池散步。来日本留学已经有两年了，可是，钟赫依然对荷花池情有独钟。

“您掉什么东西了吗？”

钟赫正在望着荷花池发呆，有人好像在轻轻拍他的后背，问他。

钟赫慢慢地转过身子，胸前捧着书的女学生看着他，疑惑地

问道。

“您该不会是掉手机了吧？”

“没有，我只是在冥……冥想。”

因为冷不丁被人问到，钟赫变得有些吞吞吐吐起来。

“我看您就那么一直呆呆地看着池子……”

女孩觉得有些尴尬，赶紧缩了缩脖子。

“那您继续冥想吧。”

女孩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荷花池是夏目漱石小说里出现的荷花池。”

“是吗？谢谢您。”

钟赫也冲她打了招呼。

这个女学生的气质很符合这所学校的古典风格。尽管现在学生不怎么爱穿校服，但是在过去，古典风格的校服是这所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清汤挂面似的长发随秋风摇曳，春子的面容就像百合一样白皙。还有，脸颊上的酒窝令人印象深刻。嘴角边可爱的酒窝十分吸引人。

风不期而至，女孩的校服肩上落了一片银杏树叶。钟赫突然就有一种想伸出手来，拂去树叶的冲动。直到女孩消失在朱红色的校门时，这种冲动还在。看了一眼，感觉春子捧着的书的封面是夏目漱石的小说《草枕》。

不知为什么，钟赫愿意相信那是《草枕》。

作品讲述一个青年画工为逃避现实世界，远离闹市隐居山村，追寻“非人情”美感而经历的一段旅程，其实这也是徘徊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夏目漱石本人的写照。钟赫在读《草枕》时，觉得这与来日本留学的自己的处境有些类似。

一想到自己对初次见面的女学生想入非非，钟赫不免懊恼地捶

起了自己的脑袋：

“在异国他乡求学，莫非得了神经衰弱吗？”

接过飘下来的银杏树叶，钟赫嘟囔道。

据说《草枕》就是夏目漱石患神经衰弱时创作的作品。

很快，他们又见面了。

在学校正门赤门附近，同样是一家名为“赤门”的拉面馆。

赤门已成为东京大学的象征，东京大学的赤门建于文政十年（1827年），为加贺藩第13代藩主前田齐泰迎娶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的第21女——溶姬时所建，作为贺藩在江户的上屋敷的守殿门。钟赫进入这所名牌大学的心情，就如同新嫁娘的心情。

钟赫喜欢吃“赤门”拉面。就日食来说，这种拉面味道可口，且面向学生，价格也便宜，只需三百日元。

家乡人喜食辣，钟赫也不例外，而这种“赤门”拉面无论是味道，还是价格，都让钟赫满意，对他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况且，他也不太了解日食料理，也只好反复光顾于此。

秋风萧瑟，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的确不失为上佳选择。也许因此，拉面馆里顾客盈门。等了半天，靠门的地方才有了空位置。

“啊，您是刚才在三四郎湖边见过的……”

笑咪咪地进入拉面馆的那位小姐冲着钟赫在打招呼，钟赫正要把面往嘴里送，仓皇地应了一下。女孩的酒窝很深，笑成了一朵花。

拉面馆人满为患，只有八张桌子，有些学生不愿意和陌生人拼桌，就在窗台上吃。

没想到，那位小姐捧着拉面，径自来到钟赫面前。

“我能坐下吗？”